

长剑辟天·以镇乾坤

THE
MIRROR

辟天 | 沧月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长剑辟天·以镇乾坤

THE
MIRROR

铸镜

辟天 | 沧月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辟天/沧月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5

(镜)

ISBN 978-7-5502-7636-9

I. ①辟…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3130号

镜·辟天

作者:沧月

责任编辑:杨青 徐秀琴

选题策划: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周汝琦 黄靖文

封面设计:80零·小贾

版式设计:顾红 余晶晶

责任校对:绳刚 张新元 曹振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313千字 680毫米×990毫米 1/16 27印张

ISBN 978-7-5502-7636-9

定价:45.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Contents

目录

001	序章	云浮
019	第一章	叶城
044	第二章	星海云庭
064	第三章	入城
082	第四章	炼狱
102	第五章	破军
123	第六章	父子

Contents

目录

270	249	231	209	189	164	141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辟天	魔诞	背离	拯救	圣女	血十字	迦楼罗

Contents
目录

299

第十四章 灭世

324

第十五章 千年

348

第十六章 故国

366

第十七章 哀塔女祭

384

第十八章 君临天下

404

第十九章 修罗之舞

425

第二十章 尾声

序章

云 浮

六合之间，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

唯有苍天。

六合之间，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

唯有云浮。

云浮城位于最高的忉利天，飞鸟难上，万籁俱寂。九天之上白云离合，长风浩荡着穿过林立的、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尖碑，发出风铃一样的美丽声响。从云荒大地上飞来的比翼鸟收敛了双翅，落到了高高的尖碑上，瞬间恢复了浮雕石像的原型。

无数的尖碑矗立在云浮城里，一眼望去如寂寞的森林。

每一座尖碑底下，都静默地沉睡着一个翼族。在这个浮于九天的孤城里，所有人都在各自冥想和修行，或者静悄悄地灰飞烟灭。

那些尖碑指向更高的苍穹，上面刻着繁复的花纹。

每一座碑上的花纹大同小异，最顶上是一个象征着太阳的圆，然后是平行的波纹，象征着大地和海——在那之下，雕刻着一只巨大的、正在向上飞翔的金色的鸟。那只鸟展翅向着太阳飞翔，一步步超越了大地和海。

迦楼罗金翅鸟是他们这一族的象征。

亘古以来，翼族就如迦楼罗金翅鸟一样，一直在追求着极限，从大地朝着

太阳一步步飞升羽化，从大地一直迁徙到九天上的云浮城。

自古以来，他们就被所有陆地和大海的人仰视，被冠上了“神”的称号。然而，严格地说，他们并不是神祇，他们这一族诞生在鸿蒙开辟之初，早于鲛人和空桑人而存在。他们生于云荒七海外的云浮岛上，足迹却遍布整个海天，一度是天空下最骄傲的民族，在这一片天地之间留下了最初脚印。

因为神的恩赐，他们拥有出众的天赋。他们观望星辰，记录日月，播种和收获，建造巨大的神庙、宫殿和尖碑——在海国的鲛人还刚刚从泡沫里诞生、云荒上的空桑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他们已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

他们甚至可以用念力从身体里展开双翅，翱翔于海天。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心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再甘于困顿大陆，而想探求九天之上的奥秘。他们不甘于被星辰照耀——因为凡是被星辰投影覆盖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宿命的流程所控制。

然而他们虽然可以飞翔，但却无法凭着双翅到达星星之上；他们生命长久，但是却无法永生——所以他们逐渐开始修习术法，探求天地之间的终极奥妙。

终于，在一万年前，云浮国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云浮最后的城主是一对孪生兄妹，长大后联袂主持族中事务，被族人称为大城主和少城主。那对同胞兄妹均是万古难遇的奇才，年纪轻轻便登上了术法的巅峰，窥破了诸多长老皓首穷经也参不透的谜题——

两位城主寻求到了停止光阴的方法，从此族中再也没有衰老和死亡；两位城主预知了每一颗星辰的轨道，从此便能洞察大陆上与之对应的一切命运。

然而，没有了衰老死亡，又能预知未来的命运之后，翼族人并不因此而活得更好，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悖逆和混乱之中——因为，他们从此过着漫长得看不到头却清晰得一眼看得到底的人生！

不生不死，明知宿命却无法改变。在活了几百年后，翼族里一大批的人到了崩溃的极限。于是，达到了辉煌的巅峰后，整个云浮城陷入了突如其来的疯狂。

翼族子民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不是死于仇杀，而是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血刹那间流满了这个辉煌的国度。甚至连两位城主都不能遏止这样的混乱，因为他们内心也开始对生存的意义提出了疑问。

最终，为了摆脱星辰的投影，挣脱被控制的宿命，两位城主做出了旷古未

有的事情——他们联手施展了极限禁咒，使整个云浮城飞上九天，超越星辰，消失在云荒的海天之外！

从此，他们这一族超越了宿命和轮回，无生亦无死。

他们舍弃了故园，朝着太阳飞起，便如离弦的箭，一去不能回头。他们获得了神一样的力量，超越了地面上那些刀耕火种的族类，从此便不能再回到大地，去干扰那片土地上的兴亡枯荣的流转——他们只能成为局外人。

云浮翼族退出了云荒的历史舞台，只留下了种种隐约的传说。

没有人知道这一族在星星之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九天上隔绝万年的岁月，让他们这一族蒙上了种种传奇色彩，在后人的口耳相传里被附会成接近了神祇的存在。他们的真正来历被岁月掩盖，没有谁记得宇宙洪荒之前，他们也曾翱翔于天地之间，随意地栖居和生活，与其他族类一模一样。

如今的他们居住在最高的忒利天上，拥有着超越云荒大地上所有种族的力量和长久得看不到头的生命。然而，却是如此的寂寞。

沧流历九十一年，云荒大地上风起云涌，大变将至。而这座九天上的孤城里，却依然保持着亘古不变的孤寂。

从北方尽头的黄泉归来后，比翼鸟合拢翅膀休息，而联袂返回的三位女神坐在高台上，俯瞰着伽蓝塔顶的神庙，仿佛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太阳又落了。”当颊上的那种温暖消失时，慧珈轻轻说了一句。她侧头望向云荒的最西方，言语中有一丝眷眷的惆怅，“又是一天。”

明天，云荒上又将会激起什么样的风云？

不同于死寂的云浮城，她们脚下的那片大地是活着的，每一日都是新的，每一日都有激变，令人目不暇接。当海皇的力量回归于人世，当六个封印被逐一解开，当破军光芒照耀苍穹——这一片云荒大地，又将会迎来怎样风起云涌的岁月？

然而，她们却只能是旁观者。

“该布夕照了。”曦妃站起身来，在背后瞬地展开了双翅。她升到云浮城中那一座最高的飞鸟尖碑顶端，抬起皓腕，轻轻地点燃了上面的离火。

只是一刹那，漫空便腾起了炽烈艳丽的霞光。

虚空中，竟然隐约浮动无数巨大的镜子。那些透明的镜子被无形的力量悬挂在九天之上，在云层中若隐若现，折射着尖碑顶端的那一点离火，在云上漫出无数的光。当下面陆地上的人们抬头时，便能看到千里璀璨的晚霞。

九天寂寞如雪。每日里无聊，她们不愿修炼，便各自寻找可以做的事。

曦妃便在天上布出各种景色；而慧珈便会藏起翅膀，混迹于人间行走；魅婀则喜欢和大陆上那些花妖山鬼打交道，经常来往于天阙……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但是无论在何处来往，看到了什么样的兴亡，她们都严格恪守着大城主订立的规矩，绝不插手大地上的一切纷争。

这，也是当年云浮人脱离大地飞向天空时，对着上苍许下的誓言。

曦妃从最高的飞鸟尖碑上落下，重新坐到了高台上。三位女神静静地呈三角坐着，望着高台居中的那一缕莹白色光。那白色的光在九天的风里摇曳，缥缈如缕，纯白如雪——如那个人的灵魂。

已经整整七千年了啊……如今海皇复苏，离湮少城主也到了归来的时候。

晚霞消散，暮色渐起。三位女神静默地低下了头，双手按地，行礼——大城主，也是该苏醒了把？然而，长风寂寞地从空城上掠过，穿梭在林立的尖碑间，发出细微如缕的乐声，却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三位女神眼里的神色隐隐有些不安。

难道，连少城主回来这样的事情，都无法让大城主从苦修中苏醒吗？自从飞上九天以来，他们一族保持了对一切外物的疏离，只关注自身。在这个云浮城里，大城主甚至已经将实体彻底舍弃，化为虚无与天地一起存在。

像她们三位一样对这脚下的大地始终保持着关注已然是罕见——在离湮被驱逐出云浮天界后，她们已经是硕果仅存的和云荒大地保持联系的翼族。

日月交替了不知几个轮回，又一个薄暮的黄昏里，一阵风过，高台上的离火摇曳了一下，忽然熄灭。然而离火在熄灭之前猛然又亮了一下，映照出尖碑上的名字：“尚皓”。

那，正是那个已然舍弃了实体的同族最高首领的名字——那个俯仰于天地之间，一重一重突破了力量极限的云浮大城主。

离火熄灭时，尖碑里忽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叹息。

三位女神悚然一惊，立即匍匐在地，禀告：“大城主，海皇已经复生，一直保存在云浮城的力量也已经归还海国。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一贯无喜无怒的声音里，隐约有如释重负的轻松，“那……她呢？”

慧珈抬起了头，捧起高台中间那一缕白色的光，回禀：“少城主已经从轮回中归来——大城主，当年您惩罚少城主轮回尘世，直到新的海皇复苏。如今，一切宿缘已尽，我们已将她的三魂七魄从黄泉的轮回里带回。”

那一缕灵光在她手心，仿佛活着一样，温柔地映照出周围的一切——还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宁静，恍如数千年前的那个美丽灵魂。

许久，大城主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某种疲惫：“是的，也够了……让她回来吧。”

尖碑的顶上，忽然凝结出了一个幻影。

冷月悬挂在更高的苍穹上，映照着九天之上的这座空城。尖碑寂寞如林，而在最高的一座碑上，却凭空出现了一个扭曲的人形。

仿佛是长久没有尝试过凝聚，那个形体变化了好几次，才定了下来。

“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和以前是否一样？”那个虚空中的人低头，问底下的族人。然而三女神面面相觑，却都无法回答——大城主在五千年前已然消散了实体，进入长久的冥想和苦修，从此再也没有以人形出现过。

那样长的岁月过去，谁还能记得当初城主还是一个“人”时候的模样？

“您非常俊美。”最后，慧珈只能这样回答，“是日月的光辉。”

“是忘记了吗……呵，难怪。连我自己也忘了自己的模样。”大城主站在尖碑顶端，浮起冷冷的笑意，仰起头去看虚空里浮着的巨大镜子，慢慢调整着自己凝聚起来的外形——渐渐地，镜中出现了一位须发微苍的中年人，气度萧然，负手望天。

“是这个模样吧？”照着巨大的天镜，大城主喃喃自语，摇了摇头，“不对……在七千年前她离开的时候，我应该更年轻一些。”

镜子里随即变幻，转瞬出现了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年，眼神宁静深睿，手握算筹。

“不知道这个模样对不对……”静静地看了片刻，大城主忽地笑了笑，低

下头去看那一缕风中摇曳的白色光芒，“不知道阿湮苏醒过来后看见，还能认出我来吗？”

底下的三位女神听见，微微一怔，相顾无言。

原来，大城主对于重逢，竟是怀有那样的深切期待！那种期待是阻碍修行的，是一种深刻的羁绊。难怪七千年来大城主始终无法突破最后的“障”，彻底地忘记自身，融化到无始无终的时空里，与天地同在。

大城主那样惊才绝艳的人，可以勘破天地奥秘，摆脱生死轮回，却也有放不下的东西吗？

毕竟，少城主是他唯一的妹妹，唯一相同的血裔啊。

“说什么日月光辉……慧珈，你也和那些陆上人一样，学会应付的虚假花样了。”选定了样貌，云浮大城主侧头望着下界，微微冷笑起来，“论容貌，天地之间只有鲛人最出众，即便是我等也无法与之比拟——你知道为什么吗？”

顿了顿，大城主望向苍穹，喃喃道：“传说中，大神造物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许诺每一族都可以要求一样东西。我们翼族最先开口，要求被赋予智慧和创造力。而海国人则次之，只要求了美与艺术。”

慧珈刚开始不敢回答城主的话，然而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那么云荒上的人，又获得了什么呢？”

“他们？”大城主笑起来了，带着某种不屑，“不像海国和云浮，云荒上杂糅着各种民族——他们各自要的都不一样，又不肯妥协，争吵不休。最后创造神厌烦了，随手一抓，将善恶美丑每一样都给了他们一些。”

大城主微微摇头：“所以，他们并不纯粹，心里一直有光明和黑暗在交锋——他们牢牢地被星辰束缚在大地上，有着各种烦恼，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永远无法挣脱轮回的流程。”

大城主睥睨着脚下的大地和海，冷冷道：“而海国人软弱唯美，耽于现状不求上进——所以，唯有我们这一族最聪敏、最纯粹，可以凌驾于苍生之上。”

“是。”三位女神齐齐低首。

大城主低下头，将那一缕白光捧在手心，唇角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可是，阿湮啊……你居然为了那些蝼蚁，背叛了我们最初的诺言。”

那一缕白光悄然在他手心流转，静默地闪烁着。

“你可知道，在万古之前我们联手将云浮送上九天之时，便没有回头路了。”大城主将那一缕光护在手心，仿佛那微弱的光可以温暖他那并不存在的身体，“我们舍弃了故园和其余的族人，从此只能望向更高的地方，一直一直地向上……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些陆地上的芸芸众生，不可能再回头了。”

“如果你如此舍不得那片土地，为什么当初不和琅玕他们一起留在大地上呢？”

他喃喃低语，瞬地从尖碑顶上消失。

在三位女神还没有觉察之前，尖碑林中心的那座神庙里忽然亮起了光。

云浮的上空布置着“天镜”，所有巨大的镜子以一种精妙的角度簇拥成弧形，朝向神庙，让坐在神庙中心冥想的修行者只要一抬起头，便能看到天地间的一切——此刻神庙里的光一旦亮起，漫天也就忽然闪烁出了无数繁星！

一条银练，瞬间便光华璀璨地横过了天际。

银河！

大城主坐在神庙祭坛的中心，扶着那口封闭已久的水晶灵柩，望着头顶上横过的那一条璀璨星光之河——是的，那些下面大地上的人夜夜观望的银河，其实只不过是他们云浮人的灯火而已。

水晶棺里静静地沉睡着一个女子，双手交叠在胸前，眉心有一个朱红色的封印，面目苍白而秀丽，如一朵枯萎多时的花。

那是云浮翼族的少城主：离湮。

如果有云荒大地上的人看到她，说不定会惊呼出声——这张素淡如莲花的脸，曾经在云荒的历史里反复出现。而每一次出现，都有着不凡的身份。

在最后一世里，她的身份，是空桑的女剑圣慕湮。

“阿湮，你看，天地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他低下头去，对着棺内沉睡的那个人低语，“七千年了，对于那个被违背的誓言，你也已经获得足够的惩罚——回来吧。”

他挥开广袖，手指掠过密封的水晶棺，在上面画下一个符咒。

指尖离开的刹那，整面水晶化为了齏粉，在星光下如同风暴一样散开。天

风浩荡吹来，将那些水晶的碎片从九天吹落，撒落大地和大海。

“看哪！流星雨，有流星雨！”静默中，隐约听到脚底那片大地上传来了欢呼。

大城主微笑起来，骄傲而睥睨一切。是的，对陆地上的人而言，云浮人便是神！神与人之间，需要保持敬畏的距离。

他竖起手沾了一沾，那缕白光便飘上了指尖，他探出手去，将那缕白光点在沉睡女子的眉心，低声开始喃喃念动禁咒：“魂兮归来！”

伴随着招魂的咒术，光芒从眉心透入。

那一瞬间，眉心的封印消融，女子的容颜仿佛枯萎的花获得了滋润，一瓣一瓣地舒展开来！

“魂兮归来！”大城主重复了第二次，再一次摧动手指，将那一缕灵魂送回躯体。

棺中女子身体震了一震，眉头微微蹙起，仿佛流连于某个残梦之中尚未醒来。然而，不知为何却依旧执着地闭着眼眸，没有回应。

咒术无效？

大城主的眼神也微微变了，俯首按着那一缕不肯进入身体的魂魄，几乎是一字一字地吐出了咒语，强力压制着魂魄归入窍中。

在咒语念到第三遍的时候，女子的眉头一振，终于带着几分不情愿的表情，缓缓睁开了眼睛。

“尚皓！”在睁开眼的一瞬间，她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哥哥？”

“我……这是在、在云浮？”她有些惊诧地望着身边的亲人，记起了亘古前那一场激烈的争执——在那一场血腥的空海之战末尾，她从天空俯视碧落海，被鲛人的无助祈祷打动，不忍心看到海国的彻底覆灭，终于出手干扰了尘世。她将海皇力量带回云浮保存，帮鲛人逃过了灭绝的命运。

那时候，作为大城主的兄长，盛怒之下将她驱逐出了云浮城，打落凡界。

从此，她便在那片大地上生生世世地漂泊。如同大地上那些回不到云浮城的流亡翼族一样，只有偶尔抬起头望见那一条银河，才会恍惚地想起某些支离破碎的前世记忆——就像这一世的最后，在那个沙漠古墓里合上眼睛时，脑海里就曾浮现出了展翅飞翔的白鸟……那只矫健的飞鸟一直一直地向上飞翔，最

后没入了一片璀璨的金光。

“云浮……”生命的最后一刻，空桑女剑圣仿佛在幻觉中看到了什么，脱口喃喃。

然而，那些埋藏在宿命深处的记忆一闪而逝。

再一次睁开眼，居然就回到了云浮。

她抬起手，却摸不到身侧的光剑——那一瞬间，她清楚地记起了几生几世的漂泊过程，也记起了最后一世里自己的种种遭遇。

那一瞬间，她沉默下去。

她回到云浮了。难道，一切终归成了一场梦？

望着棺木上方俯视着自己的那个人，她倦极地喃喃：“我梦见我回到了那片大地，遇到了好多事、好多人。好长的梦啊……哥哥，你知道吗？”

“我知道。”尚皓温柔地低声回答，“我一直在天上注视着你的宿命。”

他的手指触摸着她的长发，叹息道：“可怜的阿湮，你为背叛誓言受到了惩罚，你的宿命一直被那颗不祥的星辰照耀——每一生每一世，所爱的人都会背叛你、离弃你——无论你是如何真心地对待他们。”

“啊……原来是这样？”棺木中的女子叹息了一声，恍然道，“难怪我一直没有一个圆满的好梦。原来，是被哥哥你诅咒了？”

“我只是想让你看到那片大地的真相。”尚皓望着脚下的大地，唇角露出锋锐的笑意，“我并没有强行扭转那些人的命运……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出自于本心里的种种欲念。”

“七千年来，你该知道那些云荒上的人是怎样的丑陋吧？他们内心隐藏着黑暗，那是大神造物时就给予蝼蚁的烙印。”他怜惜地捧起了妹妹的脸，低声说道，“阿湮，你看，当初为了那些肮脏的蝼蚁，你做了多么愚蠢的事！”

离湮笑了笑，没有立刻回答。

感觉着那只捧着脸颊的手，她一惊：“哥哥！你的身体，怎么是虚无的？”她惊慌地伸出手，“你……你难道已经死了？”

那一刻，她的手，直直穿过了兄长的身体。

“没有。我只是舍弃了实体——五千年前我就已经修行到了‘无色’的境界了。”大城主微笑起来，“为了迎接你的归来，我特意重新凝结了一次——

阿湮，哥哥很厉害吧？”

“啊，你已经再也不会死了吗？”棺中的女子茫然地望着他，却没有欢喜，喃喃道，“可是，永生有什么用呢？哥哥，你看，你的手都已经冰冷了。”

尚皓微微一惊，停手看着醒来的妹妹。

“为什么要惊醒我？”她再次合起了眼睛，似乎又要沉沉睡去，“我真想一直一直这样睡下去。这七千年的梦，好美。哥哥……让我回到凡界去吧。”

她合上眼睛，那一丝灵光又开始从眉心透了出来，一分一分地从躯体里散逸。

“阿湮？！”在她闭上眼睛的刹那，尚皓终于无法掩饰眼里的震惊，扑过去一把扳住了她的肩膀，“你说什么？难道你……你还想回到那个遍布肮脏蚂蚁的地方去？！”

他的手闪电般探出，按住了她的眉心，硬生生地将一缕逸出的灵光封闭回去。

逸出的魂魄被强行封闭，离湮四肢挣扎了一下，有苦痛的表情，被迫睁开了眼睛。一开眼，就对上了那双熊熊燃烧的双眸，尚皓一只手封住了她的眉心，另一只手却捏了一个防止魂魄逃逸的诀，狠狠按住了她的灵台。

“你……你居然……”一瞬间不知说什么，大城主震惊得无法继续。

她心里猛然一惊：怎么？哥哥……发怒了？

这样的愤怒，甚至超过七千年前她打破天规插手凡界之时！

“哥哥……”她微弱地唤了一声，带着央求之意。

“为什么？”那个人却咆哮起来了，重重拍打着水晶的棺木，“为什么？你居然还想回去？！流放了七千年，难道还没尝够苦头？你留恋着什么？”

随着他的拍击，整面水晶碎裂为齏粉，随着天风卷入虚空。

“流星雨！快看，又有流星雨！”遥遥地，下界传来欢呼，兴高采烈。

离湮嘴角浮出了一丝微笑，侧头倾听着大地上那些声音，眼神温柔。

“哥哥，就算是获得了那样大的力量，你觉得欢喜吗？”许久，她才回过头凝视着神庙里常态尽失的兄长，低低问，“七千年了，你有和那些看到流星雨的孩子们一样高兴过吗？”

尚皓怔住，竟然无言以对。

“是的，是的……那些人并不纯粹，心里有阴影，也经常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但是……”离湮睁开眼睛，定定地望着那个睥睨天地的兄长，“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其实多么美丽啊！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光明和黑暗的交锋，那些转换极其细微也极其锋锐，只要你仔细倾听，就像暴风雨呼啸一样！”

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她的神色又困倦起来，轻轻叹了口气：“那……才是生命和生活的真谛——而这一切，在这空荡荡的云浮城里，根本是不存在的。”

尚皓一直沉默地听着，虚幻的十指紧扣。

“哥哥，我想回到凡界去……我曾答应过一个人，必将重生在那片大陆的某一处……”天幕中所有巨大的镜子都围绕着神庙，她从镜中望见了那一颗破军，眼神忽然肃杀，“哥哥，我不能失约！否则破军脱轨，乱离必起，云荒将苍生涂炭！”

她交错双手按在胸口，默默念动咒语。

“你管什么云荒！”然而咒语未完，却被一语喝破，“你是云浮人！你早已离开了！你舍不得大地，为什么当初不和琅玕一起留下？！”

“琅玕？对……琅玕。当年云浮飞离大地的时候，他选择了留下。”她愣了一下，似乎那个久远的同族名字在记忆里激起了某种回响，离湮摇了摇头，喃喃道，“唉，我这次回去，其实还是为了收拾他留下的残局啊……”

尚皓的十指扣紧，再也压抑不住内心情绪的波动：“你怎么还不醒悟！你的双足已经离开了那片有阴影的大地，你的眼睛，应该一直往更高的天空看去！”

“更高的天空……”离湮躺在神庙里，望着虚空巨大的天镜，微笑道，“更高的天空里还有什么呢？只有永恒の日与月吧？连星星，都已经被我们超越。”

她垂下了眼帘：“可是，就算能与日月争辉，又如何呢？”

她伸出手，努力去碰尚皓的肩膀，然而虚无的形体已然不能被触摸。

“哥哥，从小你都是我们这一族的首领，我只是一直跟随着你的步伐。”她微笑起来，眼神寂寞而哀伤，“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是多么想和琅玕他们一起留在大地上啊……可是如果没有我的协助，你一个人无法将云浮送上九天——所以，所以我就只能跟你来到了这里。可是，太寂寞了……真的太寂寞了啊。”